

胡適哲學思想 反動實質的批判

孫定國著

人民出版社

B26

18

胡適哲學思想 反動實質的批判

孫定國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6655/19

胡適哲學思想反動實質的批判

孫定國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京1827·787×1092 1/32·3 1/4 印張·68,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1—3,500 定價：(3) 0.23 元

目 錄

(一) 引論.....	3
一 杜威的实用主義哲学是不是“新”哲学?.....	4
二 胡適在中國積極地提倡实用主義哲学的目的何在?.....	18
(二) 關於方法論的批判	26
一 兩種方法論的對抗的本質	27
二 胡適所標榜的杜威“思想五步說”的主觀唯心主義 實質	32
三 胡適的“大胆的假設, 小心的求証”的主觀唯心主義 實質	52
(三) 關於“真理論”和“實在論”的批判	72
一 馬克思主義的物質論、感覺論和实用主義的“實在 論”、“感覺論”的根本对立	73
二 客觀真理論和主觀“真理論”的根本对立	77
三 实用主義对絕對真理的否定和我們对絕對真理同 相對真理的正確關係的分析	84
四 兩種實踐觀和兩種效果論	89
五 科学与反科学的鬥爭	92
(四) 結論.....	95

(一) 引 論

在偉大的中國人民面前，反革命分子胡適早就像一條腐鼠一樣，已經是臭不可聞的了。

可是，腐鼠散佈了瘟疫。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毒素，不僅滲透到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中——如同李希凡、藍翎所已經指出過的——而且也滲透到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中，顯然，在哲學方面影響更大。

胡適從開始宣傳實用主義哲學之日起，就是以極兇暴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出現，但又是以偽裝科學的形式走上戰場的。他是“五四”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思想戰綫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敵人。

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歷史性的革命勝利，已經用事實宣佈了實用主義哲學的完全破產。但是，在學術界，在各種科學領域中，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繼續肅清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流毒，這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任務之一。

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自稱是得自杜威的衣鉢真傳的。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無恥地宣稱杜威——這個美帝國主義的反動哲學家，是中國思想界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影響最大的外國學者。因為：第一，杜威在中國散佈了“教育革新”的種子；第二，杜威給了中國一個實用主義哲學方法。

胡適在他的“實驗主義”（按：胡適把“實用主義”改稱為

“實驗主義”)和“五十年來的世界哲學”兩篇哲學專著中，全面地論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從他的方法論、真理論直到實在論為止。胡適在這些專著中，不斷地發揮着他的教育理論和政治理論。這就是“教育即是生活”的教育理論和“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政治理論。他的政治理論又首先是集中地表現在臭名遠揚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文中。而以後胡適在“努力週報”、“新月雜誌”、“東方雜誌”、“獨立評論”以及其他報刊中所發表的論文，都是把這些反動觀點全力貫徹到底的。

因此，當我們批判胡適的時候，不能不涉及極廣泛的領域；對於他的方法論、真理論、實在論等等，不能不進行單獨的分析和批判。

在這引論中，我們只提出兩個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

第一，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是不是“新”哲學？

第二，胡適在中國積極地提倡實用主義哲學的目的何在？

一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是不是“新”哲學？

胡適鼓吹杜威是實用主義的領袖，是哲學史上的一個大革命家。試問杜威的葫蘆裏究竟是賣的什麼藥呢？這個，我們是不能被胡適的花言巧語所欺騙的，我們必須剝開他的外衣來看。

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中介紹說：杜威不僅是革了哲學史上一切哲學家的命，而且他的哲學似乎也不同於詹姆士的。這是胡適在介紹杜威哲學的時候扯了一個瞞天大謊。胡適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主要是因為詹姆士曾經公開地認為實用主義乃是調和科學和宗教的工具，他的哲學並

不拒絕皈依於上帝（顯然這一點對於胡適當時的偽裝科學的面孔是極端不利的）。因此，他就特別抓住這一點說明杜威勝過詹姆士。而在實際上，杜威的工具主義和詹姆士的實用主義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哲學並沒有離開上帝、離開信仰主義。而且詹姆士生前曾經大力嘉獎過杜威的工具主義，杜威在生前也曾經不斷宣稱他是詹姆士的學生。杜威哲學正是從詹姆士那裏一脈傳衍來的。這一鐵案，不容推翻。

胡適在宣傳實用主義的時候還扯了另一個瞞天大謊。這就是胡適認為實用主義之所以是哲學上的一個革命，是由於“這種新哲學完全是近代科學發達的結果”。他認為“……和實驗主義有極端重要的關係的這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當然，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表現的錯誤方面曾經被近代一切反動哲學所利用，這是事實。但是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實用主義有“極端重要”的關係，這却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細胞學說和能量守恆三大發現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條件，而實用主義恰恰是這三大發現的反動。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基本思想曾經給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以沉重的打擊，給馬克思的哲學理論以自然科學的支柱。而一切反動哲學包括實用主義在內，對於進化論在科學上所起的革命作用却怕得要死。這乃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實用主義利用了達爾文主義中的一些反動觀點，是不能稱作利用十九世紀科學發展的積極結果的。這也是鐵案，不容推翻。至於胡適所說的由於科學的發展，新“律例”代替了舊“律例”，乃是為實用主義的“人造”的“律例”找理論基礎。這更說明了實用主義對於科學發展的反動，而並不說明它是近代科學發展的結果。這些問題後面再講。

我們為什麼必須首先嚴正地指出胡適這兩個瞞天大謊呢？這是因為胡適宣傳實用主義的時候，是蒙着“革命”和“科學”的外衣，對中國知識界進行欺騙的。正是以“革命”和“科學”作護符，胡適乃有可能假借着杜威，自稱為中國的“科學家”和哲學史上的“革命家”。

那末，杜威的哲學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哲學呢？簡言之，杜威哲學乃是詹姆士哲學（還要追溯到皮爾士）的繼承與發展。而詹姆士哲學也就是被列寧所尖銳地批判過的貝克萊哲學、阿萬那留斯哲學、馬赫哲學在新土壤（美國）新時期（二十世紀）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這種哲學流派乃是帝國主義時期主觀唯心主義登峯造極的最反動的哲學流派，乃是徹頭徹尾地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唯心主義哲學。

當我們指出了這一點的時候，就不能不進一步揭露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

胡適宣稱：杜威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大革命家，這是因為“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和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一齊抹煞，一齊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一切理性派與經驗派的爭論，一切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爭論，……在杜威的眼裏，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胡適文存”，卷二，亞東圖書館版，一一〇頁。）

胡適真不愧為杜威的大弟子！他這裏毫不遮掩地揭開了他老師的秘密。杜威之所謂“以不了了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哲學上的最根本的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幾千年來圍繞着它進行着尖銳和殘酷鬥爭的問題。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寫道：“一切哲學上，特別是近代哲學上最重大的根本問題，乃

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答覆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斷言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從而歸根結蒂這樣或那樣承認創世說的人，……構成唯心論的陣營。凡承認自然界為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論的各派。”^①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天才表現之一就在於他們是簡單直率地劃分了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路綫。凡是承認：物質、存在、自然界、物理的東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識、感覺、心理的東西是第二性的，這就是唯物主義的哲學路綫；而與此相反的則是唯心主義的哲學路綫。

兩條根本不同的哲學路綫，兩種絕對相反的認識論。

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思維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只有客觀才能決定主觀；而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則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有主觀才能決定客觀。

哲學上兩軍對戰的營壘就是這樣截然分明的。在這裏有沒有第三條路綫呢？有沒有第三種認識論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回答是沒有的，是不可能有的。這就叫做哲學上的根本問題，這是任何哲學家都逃避不了的問題。

而杜威哲學的最惡毒之處就在於他偽裝着取消“哲學家”的問題而企圖逃避這個哲學上的根本問題。他認為實用主義是駕乎唯物與唯心的爭論之上，超乎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之外的“新”哲學。

他聲稱他找到了超乎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之外的第三種東西，這就是“經驗”。“經驗”好像是一種材料，不管是主觀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一八——二〇頁。

东西也好，不管是客觀东西也好，一切都是由它構成的。因此“經驗”既不是屬於第一性的，又不是屬於第二性的。“經驗”本身應該是中性的。

“經驗”是杜威哲學反對唯物主義哲學路綫的一個“最可貴的”“法寶”，因此我們在批判杜威哲學的時候就不能不首先對於這個“可貴的”“法寶”進行具體的解剖。

下邊就是胡適所介紹的杜威在“創造的智慧”中的自白：

“(1)舊派人說經驗完全是知識。其實依現在的眼光看來，經驗確是一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一切交涉。

(2)舊說以為經驗是心境的，裏面全是‘主觀性’。其實經驗只是一個物觀的世界，走進人類的行為遭遇裏面，受了人類的反動發生種種變遷。

(3)舊說於現狀之外只是承認一個過去，以為經驗的元素只是記着經過了的事。其實活的經驗是試驗的，是要變換現有的物事；他的特性在於一種‘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他的主要性質在於連絡未來。

(4)舊式的經驗是專向個體的分子的。一切連絡的關係都當作從經驗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但是我們若把經驗當作应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那麼經驗裏面便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

(5)舊派的人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相反的東西。他們以為一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經驗以外的事。但是我們所謂經驗裏面含有無數推論。沒有一種有意識的經驗沒有推論的作用。”（“胡適文存”，卷二，一一——一二頁。）

這就是杜威關於“經驗”的全面的說明。而在這個說明

裏，已經完全暴露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

杜威在第一點裏，首先否認了經驗是知識。這顯然是反對唯物主義。因為唯物主義在承認物質的第一性的基礎上承認了經驗是人們知識的來源。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物質世界是感覺經驗的基礎，而經驗是人們在同客觀物質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實踐活動过程中，首先是物質生產的實踐过程中所創造出來的；在這個过程中，人們改變着客觀物質世界，也改變着自己。因此，唯物主義者認為經驗是人們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是從外面給予人的東西。所謂知識的科學性就是在這樣的經驗基礎之上產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才認為“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①。我們不僅注意到自己的直接的經驗，而且注意到別人的直接經驗——間接經驗。但是，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感覺、經驗是一切知識的來源時，又指出感覺經驗的局限性，指出感覺、經驗雖然是客觀物質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但它們只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因此，認識不能停留於感覺、經驗的階段上，而必須上升到理性認識階段，上升到理論階段。列寧說：“爲了理解，必須在經驗上開始理解、研究，從經驗昇高到一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而杜威公開地否認了這一點。那麼，杜威對“經驗”是怎樣解釋的呢？他所說的“一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一切交涉”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在這裏杜威並沒有交代清楚。可是，應該首先指出，杜威所說的“自

^① 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版，二七六頁。

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和唯物主義者所了解的離開人們意識而存在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截然是兩回事。他所說的“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向來就認為是他的“經驗”的一部分，是和他的“經驗”分不開的東西，簡言之也就是他的主觀世界（這在第二點的批評中就可以看到）！因此，他說：“一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一切交涉”，說穿了就是：一個活人對於他自己的“經驗”，對於他自己的主觀世界所起的一切的交涉。這樣說來，這種“經驗”當然是和任何科學知識毫不相干的，當然不能不得出經驗不是知識的結論來。這真是極露骨的但又是極膚淺的主觀唯心主義。其次，杜威否認經驗是知識，那麼，感覺、經驗在他看來是怎樣的呢？“一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一切交涉”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杜威在“哲學的改造”中說得很清楚。他說：“有生的東西經歷，遭受它自己行為的效果。這個行為與遭受間的密切聯繫就構成我們所謂經驗。”他說，如果這樣來了解經驗，那麼，經驗就不屬於知識的事，而成為主要是行為的事了；“感官失掉做知識門戶的地位，而處於作行為的刺激之正當位置了。”“感覺，作為一個意識的元素看，乃是前此開始的行為在進行中受了阻截之符號”，“它是變化所起的打擊，由於一個原有的調適之中斷，它是標號，叫人從新勘定動作的方向。”（商務印書館版，——八四頁。）這樣，在杜威看來，感覺、經驗是並不反映客觀物質世界的，是並沒有客觀內容的，它們只不過是一種調節他的行為，以獲得“效果”的“工具”、“符號”或“標號”。這並不是純主觀的東西而已。這就是說，他用“經驗”這個字眼來抹煞了人們通過感覺、經驗而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感性認識，抹煞了經驗是一切知識的來源這個唯

物主義的原則。這種觀點，實質上就是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所批判的“符號論”，不可知論觀點。

而在第二點裏杜威卻又裝腔作勢地似乎在反對唯心主義的舊說。把經驗當作是主觀的，這當然應該反對。但是，試問杜威在這裏所說的，走進人類的行為遭遇裏面，而又受了人類的“反動”而發生了種種“變遷”的“物觀世界”這個“經驗”又是什麼東西呢？（這是我們怎樣也思索不出來的！）這個問題，杜威在他的“經驗與自然”一書中有個“絕妙”的答案。杜威說：太陽、月亮、星球、山脈、河流、森林、礦山、土壤和風雨“這些物體不單是歷史和經驗的外部條件；它們乃是歷史和經驗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如果沒有人類對於這些事物的關係和興趣，沒有人類對於這些事物的解說，那末這些事物也就不是歷史上的事物了。”（着重點是杜威原來所有的）這些話是很奧妙的，但用我們常人所能听得懂的話來說，就是說這些事物離開人對它們的關係和興趣，離開人對它們的解說是不存在的。請看杜威在這裏是如何高度地估計了人類的“偉大”的“反動”能力吧！按照他的說法，只要人類“反動”一下，就把一切走進人類行為遭遇裏面的“物觀世界”都“變遷”成為完全的主觀世界。事實上，這樣的“人類”是從來也沒有的。還不如乾脆說，只有杜威才具有這樣特殊的能力，只有杜威“反動”一下，太陽、月亮、星球、山脈、土壤和風雨才都“變遷”成為杜威的“經驗”了。顯然，杜威的“經驗”就是自我的主觀世界，那末，杜威在這裏何嘗是反對了唯心主義呢！

正因為杜威把“經驗”看作是自我的主觀世界，而這個自我的主觀世界又是具有這麼大的容量和魔力，杜威才敢於在第三點裏強調地指出了“經驗”的“變換”現有事物的

能力(就是把自然界都“變換”成主觀世界的能力)，“經驗”的“投影”和“連絡未來”的作用；才敢於在第四點裏又強調地指出了“經驗”是“应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而“經驗”裏面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環境是自我，自我又是環境，杜威所說的“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正是自我的主觀思想或者說是主觀“智慧的創造”。

也正因為杜威把“經驗”膨脹到這樣一種“無乎弗有，無乎弗具”的無限大的程度，才神氣十足地在第五點裏赤裸地指出“經驗”和思想的一致。

在這裏還要請讀者注意，杜威所說“經驗”和思想的一致，也不是為我們通常所了解的經驗和思想的涵義：例如經驗是人們通過實踐作用於客觀世界而取得的，人們的思想是客觀世界的反映等等。而杜威所說的“經驗”和思想的一致，意思是說思想就是“經驗”，“經驗”也就是思想。而“經驗”是主觀的，思想也是主觀的，這就等於說：主觀是主觀，主觀還是主觀。“經驗”和思想的一致實質上也就是主觀和主觀的一致。因此，主觀和主觀的一致，這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所追求的駕乎唯物與唯心的爭論之上，超乎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之外的第三種東西——“經驗”的最本質的解釋。

杜威的這個解釋，大大地打動了胡適的心靈。胡適在總結他老師的這五點的時候，用極明白的語言，表達如次：“這五種區別很是重要，因為這就是杜威的哲學革命的根本理由。……最要緊的是第三第五兩種區別。杜威把經驗看作对付未來，預料未來，連絡未來的事，又把經驗和思想看作一件事。這是極重要的觀念。照這種說法，經驗是向前的，……是推理的，……是創造的思想活動……。”（“胡適文

存”，卷二，一一二——一一三頁。）

這真是“青出於藍”，胡適是生怕中國人不了解杜威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而直率地指出：“經驗”是創造的思想活動（請讀者注意這是否認客觀存在的創造的思想活動啊！）。而胡適緊接着又說了一句“絕妙”的話，“經驗乃是一個有孕的婦人，乃是現在的（應該說是主觀的現在——孫）裏面懷着將來的活動。”這更是杜威的“經驗論”的實質最徹底的描寫了。胡適筆下的這個“有孕的婦人”不是懷着一個幼小的嬰兒而是懷着一個偉大的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她正在“變遷”它，“交涉”它！

應該指出，胡適在這裏所說的“最要緊的”第三和第五種區別（其實第四種區別也是這樣），是杜威用“經驗”這個字眼來抹煞理性，抹煞人們認識過程中的理性階段，反對科學知識。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認為：“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①而杜威則宣稱他的“經驗”的“主要性質在於連絡未來”，“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含有無數推論”。因此，人們就不必進行理論思維，不必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杜威的“經驗”就是一切了。

這樣，胡適所謂杜威實現了哲學上的“革命”，其實是把經驗唯心地解釋成第一性的，純主觀的東西，利用“經驗”這個字眼來抹煞人們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

① 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二八〇頁。

識，反對科學知識，宣傳不可知論，宣傳蒙昧主義。

杜威就是這樣地實現了哲學上的“革命”！

正如讀者所看到的，實用主義者杜威不管他口頭上怎樣宣稱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以不了了之”，但是他的一切議論都是環繞着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的關係這個哲學上的古老的認識論問題的。

杜威稱為第三種東西，中性的東西——“經驗”原來不是中性的，而恰恰是第一性的。因為杜威把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變換”成為自我的、主觀的世界，就不能不把自我的、主觀的世界“變換”成為第一性的東西；而把客觀的世界“變換”成為第二性的東西。主觀是第一性的，客觀是第二性的，“經驗”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這就是杜威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路線的出發點。這就是杜威用主觀唯心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哲學上的根本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的問題所玩弄的一個小小的手法。他把偽裝的“新”的“經驗論”作為實用主義哲學的認識論的基礎。顯然，用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路線來對抗唯物主義的哲學路線，用“經驗論”的認識論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反映論的認識論，是杜威哲學的全部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杜威手裏的“經驗”一詞原來就是用它來抹煞哲學上兩條基本路線而在實際上是堅持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來攻打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武器。

“經驗”真是杜威手裏的可貴的“法寶”，可惜，這個“法寶”是杜威從主觀唯心主義的舊貨攤子上偷來的，並不是杜威的新創造，更不是什麼哲學上的“革命”。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引出經驗批判論者阿萬那留斯的一段話：